



七十六

崇禎九年十年



國權

丙子崇禎九年

七朔卯朔日食時督修曆法山東叅政李天經與欽天監測  
驗未合命博求之

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餉呂圖南罷先  
是南京衛所官以糧遲糾數百人訴戶部司官陳夢璿圖

鹽官談遷孺木著

南乞留漕米十萬石再截二十萬石不候旨被責

東直門角樓火

乙巳京城戒嚴命中軍李國輔守紫荆關許進忠守倒馬

關張元亨守龍泉關崔良用守故關

國子祭酒倪元璐自免元璐同邑左庶子丁進忌之嗾誠

意伯劉孔昭訐奏也

丁未建 深入掠西山

戊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姜逢元解詹事府事回部

右通政魏尚賢光祿寺少卿周宗文並勒免

故 朱國相贈都督僉事世襲 衛指揮僉事故

陳弘道陳其志各贈都指揮僉書世襲正千戶

延綏兵備僉事劉三顧削籍撫賊被詔也

真定府通判阮維岳上治安別錄有禁酒可省米麥若干

稅酒可得銀若干

己酉建 間道自天壽山後至昌平降夷二千入內應城

陷總兵巢丕昌降戶部主事王桂趙悅署州事通判王禹

佐判官胡惟弘吏目郭永學正解懷亮訓導常時先守備

咸貞吉提督太監王希忠及孟罷唐宗孔劉成等皆被殺

焚天壽山德陵初太監

強巡關御史王肇坤開門納

降夷卒為累

命文武大臣分守都門

故 余應元贈光祿寺丞廕子入國子監故 朱

萬年贈旗手衛經歷故 扈永寧贈國子監丞

命臨清德州天津漕舟兼程毋留

庚戌建 薄西山吹鞏華城守將姜瑄砲卻之時謀南下

詐遺我副總兵黑雲龍書約內應以雲龍勇敢先陷 脫

歸欲計去之 上知其詐召諭雲龍爾第安之朕悉 計

對群臣焚之矣爾且誘之入亦一機也雲龍出設伏西山

之北隅誘之果斬獲建 知中計走良鄉

壬子昌平叛兵薄西直門建 屯清河沙河南出

前大理寺左寺丞劉重誨卒重誨贛州人萬曆丁未進士

知臨淮拜山東道御史敢言事終寺丞

兵部傳檄徵山東總兵劉澤清五千人山西總兵王忠猛

如虎四千人大同總兵王樸保定總兵董用文各五千人

山永總兵祖大壽萬五千人關寧薊密各總兵祖大樂李

重鎮馬如龍共萬七千人入援

唐王聿鎮奏率兵勤王不許  
勇衛營太監孫維武劉元斌以六千五百人防馬水沿河  
癸丑寇陷成縣

甲寅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苗柝土撫盜詐降而叛  
惠州大風壞民居亡筭

丙辰召廷臣於平臺問方略時斗米三百錢上憂之戶  
部尚書侯恂言禁市沽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  
用人兵部尚書張鳳翼言各鎮兵數刑部左侍郎朱大啟  
請列營城外方可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

民細弱上諭如此莫若捐助為便  
罷 葛寅亮

故禮部右侍郎顧起元贈尚書廕子入國子監

丁巳免應天五年以前逋租

建 次賢抵尋陷殺知縣趙國鼎主簿樊樞典史張六師  
訓導趙士秀國鼎字象九樂平人崇禎甲戌進士

己未夜月食

庚申仇維禎為兵部右侍郎添設鎮守通州吏科都給事  
中顏繼祖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壬戌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孫傳庭擊賊盤屋擒闖王安  
塞高迎祥及劉哲等餘盜遂推李自成為首

吳偉業曰寇賊奸宄蠢騰螟賊皆一氣所生自古流孽  
之作未有不號數十萬數十萬之衆亦未有一敗而不  
即滅者也賊初作難發於延綏其北多逃兵而神木靖  
邊綏德慶陽延安最劇南多饑寇而西川清澗中部延  
川保安最劇據府谷破合水諸縣延鄜慶平之間并湮  
木刊者幾千里秦食盡晉代之受病先後渡河而東者  
三十六營首據河曲破汾霍蔓於興嵐已襲據臨縣陷

遼州東擾澤潞內犯忻靜五年之內九十郡邑不被寇  
者三五耳晉食盡豫代之受病其波及楚蜀兩畿者皆  
豫之餘也南侵武邑據林縣聚於武涉河以北騷然苦  
兵闌入畿南掠趙州寧晉別自五臺侵行唐踞井陘南  
哨臨洺邊兵大集還逃河朔賊大困乞降亡何河水合  
有渙池之潰河北之津駐兵曹濮扼勿使東鞅羽林快  
飛之士從中下與諸邊承恩勅騎威而殲之賊成擒耳  
稔惡未已再得渡河從此而南分為三支入伊陽犯商  
維或自嵩伊犯汝州南屯魯賢縣華陰復歸盧靈稍入

於秦其南走盧氏嵩縣三山繇間道至內鄉驟入楚其  
東潰者徧於宛境及汝寧歸德內犯新蔡已越壽亳陷  
潁州奄入中都聚盧毋圍桐穎皖陪京大震旋返永睢  
汝黃踞伊宛或掠雲夢大抵皆還商雒合於大賊其入  
楚者據鄖津蔓襄荆之間破當陽入於蜀回聚房竹道  
平利或自鳳隴入漢返鄖連營千里犯均光流毒棗陽  
隨應伏黃陂屯桐相信陽走斬黃逼襄鄖別自英山破  
羅田迫於大兵盡遁秦川方秦第之殷秦將士大小數  
十戰斬首三萬六千弓不及箠馬不及秣掠者不及傷

者不及起歎道之魁復相率而歸秦一地方數千里防  
豫之界曰閿門曰商維防楚之界曰平利曰紫陽曰白  
河防川之界曰漢中曰寧羗防晉之界曰延鄜黃河一  
帶賊未入秦逐賊者窮馬足扼賊者環車轍謀聚而殲  
焉既併入於秦合於大夥而賊益慄悍無忌乎再自秦  
朱陽閿直犯汴城還竄禹許從沈丘突穎亳別自嵩鞏  
趨陝禹圍密縣去擾浞水或遁靈廬已乃殘雒汝南破  
和合圍江浦滁州西還汴城走入內浙漢江春殘有自  
白河光穀而渡深林密箐阻山公行邊兵既徹荆襄之



間受其虔劉矣而內浙之賊再擾興之賊已深秦豫之  
警月凡數告兵何繇以息民何繇以安也哉詔書切責  
諸大吏盡賊而止賊奔敗之餘跳驅走險困感乞降冀  
緩我師國家以大兵臨之若不自縛以獻屈強山谷間  
如釜魚阱獸趣即糜爛耳雖然賊糧鋤棘矜之人郡縣  
討捕力也不得已而至用兵偏將軍之師費旬日糧足  
以辦此乃自有賊事以來督理則三邊五省總其令撫  
治則秦晉豫楚蜀鄭鳳陽兩畿通其謀應援則南樞兩  
標東樞防其潰總鎮則征西鎮西平羌臨鞏山西昌平  
保定湖廣將其兵士卒則禁旅六千薊密夷漢閩連隸  
騎天津招標鎮草茅岡施南石砭川浙滇黔辰虔數近  
十萬供餉則截留部發罔寺馬價親藩士大夫捐助數  
逾百萬旬獻首功月報大捷積歲斬馘每營萬計八大  
營合之無慮十萬而賊勢滋蔓益甚入晉已多於秦入  
豫楚愈多於晉者何也夫士不素訓不可以應卒計不  
豫定不可以弭變申令不齊不可以明罰糗糧不備不  
可以致武兵者武事以怨則立解甲之日距躍曲踊乃  
可一戰李陵軍有女子而鼓聲弗起豎穀陽進酒子反

而楚人宵潰今前有一死之懼後有三軍之樂往者既利來者慕之採掠稽留緩追逸賊夫先自退也已焉能先人且疆場之間一彼一此賊在秦豫則秦豫急賊在淮楚則淮楚急事之不捷過有所分雖無專功亦無專罪將士多高班詐增首虜足以養階勲避文法其甚不律者大吏不能直繩奏下兵部乃當之奪官夫死敵之賞與奪官之罰未見人之趨賞而避罰也為將之道非深執忠孝持己廉信則輕財果毅獲人生死今之債帥奉已而已志不在軍之所出下令懸賞饗士椎牛之

具將不能辨也既戰折矛傷弩罷馬亡矢之費將不能出也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肉脯而華樂將不能給也乃聽其自掠而將操其五坐而得利故三軍之中約策禁令將不為也且又不能賊之來也百里斥堠惟視苗頭兩軍相當則有活伏賊初以輜重為餌兵以為利繼以協從為餌兵以為功夫至兵以為功百姓之命其哀號宛轉於矢石之下者不可勝數矣賊之所過滌地無類家貧戶饑民生不聊遇賊死不過賊亦死藉一第令無死官軍所淫掠者十室而九老弱顛踣壯夫誑誤土

賊數見告矣各兵行鹽月餉三倍土著賊傳城而陣乃  
請濟師賊去而兵始來兵罷而賊又至有司饋廩竭矣  
或閉門而謝曰我所守者天子之民也將或循城而詢  
曰我所將者天子之軍也郡無見錢縣無見穀本折兼  
支逗留城下夫士之偏袒搃擊深入敵決皆以氣之趨  
與力之銳故遇敵則奮乘堅則拔今調援之卒羸糧數  
萬負弓矢萬人越燕趙齊魏之郊負地數千里而未見  
賊、阻林谷為險士緣山負食乾糲飲水不見鹽穀曾  
未接戰師病矣郡縣供其靡屢資糧可也不則桀鵲狼

戾鼓之弗前尚安事兵吏議不能盡賊曰撫之夫賊撫  
則吾民也不撫則吾寇也奈何其忽今宣布詔書予以  
不死賊且降且殺人未肯解甲嚮者臨縣信之而城破  
真寧信之而印失武陟夾剽信之而南逸於河棧道合  
圍信之而潰決千里置河西則抄暴不止編行伍則穀  
掠如故其帖然不終叛者僅一二支耳然則今日之計  
從可知已賊阻山我師奪山者勝賊忌水我師扼水者  
勝賊恣掠我以饑困之賊用衆我以寡擊之賊以乞撫  
愚我、計間之潼關之險失其道者曰華陰曰華渭曰

商南曰雒南大散之險失其通者曰階文曰蜀道曰秦  
川曰斜谷子午黑水谷高山絕險遂為五達之達矣盧  
氏內鄉浙川三省之會伏牛深亘數百里太和諸山地  
接宛維漢興均穀房竹彼抄盜公行我車騎難入英六  
山深土曠賊走集焉吳越守江其要者曰淮湖望江裕  
泥漢齊魯守河其要者曰上流自曹至延津三百里下  
流自單至徐三百里此數地者今日之所急者秦豫土  
疏民慢山邑恃城、已惡而不脩村疇鎮集富比一都  
而無堦垣之守楚則商車之所集市民饒於郭、民饒  
於城賊皆生心犯此數忌以為賊資而我有叛兵有土  
寇有難民以日益其衆授師日夜奔郡縣之急而陵園  
漕運親藩地諸宿重兵賊勢益急我師愈分我師愈分  
賊勢益急此變計之日也客兵戰主兵守山民守砦澤  
民守川重民守家輕民守市無郊處而驚無散地而走  
無夜呼而恐無露積而懼諸大吏視郡縣足辦賊以賊  
委之厚集其力無分兵無分命視賊甚獷悍者扼其一  
支賊之所逐我必斷之賊之所避我必致之以數省之  
師先後夾擊屠磔務盡賊偏敗必携無黨必阻然後宣

示賞構洗滌協從百萬之衆可一朝而散也且討賊以  
來大臣大聞自請視師者士大夫不聞以家財佐軍者  
大帥不聞以罪用鉞者士卒不聞以功遷右列者其故  
何哉惟邑丞郡倅能殺賊者即為真廝役徒養能殺賊  
者即為將百姓有止賊鹵獲者以其全予之散私財募  
義勇者賜爵級束帛風示天下若夫爰舍草止之禮也  
糧從軍行之法也軍無損舍士不宿飽而欲卒乘之輯  
睦此不得之數也士持糧置竈老弱私從負羈羸囊索  
士傳器而食嚴刁斗而止無因民火無雇舍宿如是以

令於軍中曰犯者殺無赦軍志於是乎一矣是故民弱  
而其勇可使也兵驕而其教可立也兵民志意不齊其  
道可相為用也夫使民不畏賊兵不擾民而賊氣弗破  
傷夫黨弗震壞者有是理哉然則將士受討賊八年功  
弗成是皆謀臣之失長計非賊能久稽天討也

癸亥兵部尚書張鳳翼自請總督各鎮援兵出師許之賜  
尚方劍給萬金賞功牌五百監視閩寧太監高起潛為總  
監南援霸州連東前鋒總兵祖大壽為提督同山海總兵  
張時傑屬起潛給三萬金賞功牌千購賞格兵科給事中

張第元監軍巡撫遼東方一藻守山海關

總督薊遼丁魁楚率兵赴援太監鄧希詔王之心各總督  
建 陷定興殺前光祿寺少卿鹿善繼陷房山殺典史孟  
增秀他州縣多陷

總督陝西洪承疇奏秦盜張天琳等詐款

杜三策為太僕寺卿

甲子入援總兵董用文守良鄉涿州王靖東援鞏華城

乙丑汀州饑巡按御史應喜臣以聞有旨責向來積穀安

在

丙寅 上聞建 焚昌平攻鞏華似有歸志諭兵部聯絡

京軍合剿

吏科給事中陳昌文言往例禮兵<sup>部</sup>及科道例轉乃得外

道餘部即俱官知府今畏錢糧叅罰俱就道闕如松江知

府方岳貢十年不調故府闕或二三年未補道闕競趨之

請今後部即不得多越府轉道實俸二年方轉任加銜

庶收久任之實蠲卹之詔謂四五年來實欠在民安得欠

數之多哉收糧之人半奸胥猾里全收不納妄開欠戶有

司曰此欠在民也上官責逋何從徧吊亦曰此欠在民也

其未必皆民也 祖宗朝凡有蠲免多繫本年租稅則一  
當百十當千勝於蠲久年之逋也設處之令謂民窮不堪  
重累故責院道有司多方措置或官贓或各耗餘羨或節  
省供應或義助竟不及此其實各官未盡有此公費總之以  
丁畝為灌輸之府闕廂為銷歸之地名不加派其弊尤甚  
設處原權且不當屢行即不得已行之正須裒益通政民  
本多許封進顧有冤民又有借冤以售奸其為害  
豈直一二已哉設令撫按虛公從事庶冤民得白而奸民  
不敢自喜也

丁卯諭兵部敵至城上樹旗一薄城則二之攀城則三之  
攻急則四夜懸燈亦如之見旗二游兵集守即他虞不得  
回顧

兵部左侍郎王業浩署部事起王家禎張福臻兵部左右  
侍郎添設

庚午止關寧總兵馮任入衛

京軍五萬駐琉璃河遼東總兵王威并三屯營兵會涿州  
辛未起都督王承胤為總兵官鎮守居庸昌平  
前司禮太監張雲漢韓贊周為副提督巡城閱軍司 太

監提督右安門魏國徵改內官監守天壽山  
八月申朔唐王聿鏡率護軍千人勤王汝南道參議周以典  
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命勸阻還國適  
前鋒值寇掠內監二人乃返

天壽山守備魏國徵總督宣府昌平京營御馬太監鄧良  
輔為分守太監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太監杜勳分守  
改順天御試九月己巳

癸酉初昏有大星西流有聲色赤

丙子總兵王樸敗建於涿州斬二百餘級

丁丑保定兵趨易州

建攻固安

梁廷棟屯涿州西門丁魁楚屯蘆溝橋

戊寅太監康朝督理京城巡捕

括勳戚文武諸臣馬

予故林學曾祭塋

己卯建陷文安尋陷永清分攻鄆縣遂安雄縣

庚辰張元佐為兵部右侍郎添設鎮守昌平時太監

提督天壽山即日往 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行道而侍



即三日尚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

督師兵部尚書張鳳翼總督宣大梁廷棟及總監高起潛

敗建於涿州南斬三百餘級

寇馬守應焚開封西關

辛巳諭戶部議通州之運

壬午司禮太監盧維寧總督天津通州臨清德內中軍太

監孫茂霖分守

兵部報故輔馮銓力守涿州亨士卻敵又總督宣大梁廷

棟盛稱其功云陰扶社稷科臣馭之已銓再上書請文武

改任又言司馬光通鑑朱熹樂書俱成於家居臣效以贖

前愆蓋銓善結納覲復官終以欽案不果用

癸未建自雄縣至鄭州口總兵劉澤清擊卻之

甲甲梁天奇許世美為大理寺左右少卿

乙酉建攻香河回涿州陷順義知縣上官蓋自經殺訓

導陳所蘊游擊治國器都指揮蘓雨時等宿昌平明日值

官兵蘆溝橋趨東北至懷柔大安陷西和

丙戌建自香河趨河西務

考定館員脩撰劉理順編修吳國華楊昌祚張居林增志

魯元寵劉正宗王用予賴垓薛所蘊胡守恒梁兆陽馬士  
驎李景廉郭三祥庶吉士吳太冲羅大任為簡討王文企  
為吏科給事中

丁亥諭緝奸宄

御史

論巡按福建御史應喜臣薦地方人才及前

南京通政周維京夫維京乃逆黨也吏部尚書田唯嘉覆  
下文選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周廷瓚以父維京不列銜遂  
上章自理詔逮喜臣  
賑昌平粟三千石

進洪承疇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總督

戊子召廷臣於平臺及河南道御史金光宸初光宸叅督  
師張鳳翼及鎮守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首叙內臣守  
禦功為借援又請罷內臣督兵上弗善也是日上怒  
甚曰仇維楨方至通州爾即借題沽名意重置之適大雷  
雨議謫

兵部主事李仙風為昌平道兵備僉事

己丑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李懋芳以不入援山東總兵  
劉澤清勤王至河間不即進奏懋芳斬不發兵奪官而境

內報盜發且防河暫令視事而撫標纔三千人實難分也  
許南京各部司屬同考選

予故新蔡知縣王信蔡整

工科給事中張元始言寶源局以墻作奸命窮治之

庚寅建 屯畧雲平谷

壬辰給祖大壽馬百二十匹賜山西總兵王忠各犒其兵

以唐王檀兵下宗人府部科議其罪

禮部 侍郎傅冠署詹事府

故福建 布政使申紹芳遣戍

癸巳朝鮮遣使入賀萬壽至於寧遠

丁酉陝西主考吏部 員外郎阮元聲卒於貢院

戊戌故 蔡演傳扶風知縣王國訓 夏建中

陳紹南 陳儒循 張弘剛各祭一壇

己亥 科都給事中常自裕為太常寺少卿

辛丑建 掠雄縣而北徧蹂赤縣攻陷城堡督師兵部尚

書張鳳翼自京出總督宣大梁廷棟自南至俱踵之不擊

鳳翼屯遷安之五重安從鄧林奇之計固壘自守建 出

建昌冷口守將崔秉德力守過其歸路總監高起潛令半

渡擊之亦林奇之計實縱之也永平監軍劉景耀忿之  
欲身戰士民挽之不聽率兵戰遷安之棗村河夜擊殺一  
二百人鳳翼在五重安經旬不出  
是月承天大水

九月寅朔建出冷口掠我子女俱豔飾乘騎奏樂凱歸所  
塞上木白而書曰各官免送凡四日出盡偵騎拾其遺牌  
亦書各官免送高起潛度退盡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  
談遷曰張鳳翼自請出師蓋懼為丁汝夔之續耳以樞  
臣之重提衡諸將何所不得志而祭以總閣分其節制

權且掣矣然樞臣所統卒度不下一二萬足當一面縱  
敵飽颺則又不當委罪總閣也建善用兵分掠則未  
知其衆寡且隅出莫測及出塞則大部俱返雖捆載而  
行必精騎殿後然雖視我兵戀輜重有生之志無死之  
心其便可擊而甘受巾幘之名失此良會若輩真有胸  
無心者矣高起潛云半渡而擊欲免自免獨閣之習  
其後而三尺法嘗行於制閫終不及總監亦何以令閫  
外作其氣哉夫建日強昨歲全收揅部更無西顧之  
虞且資其衆日見雄長閫揅部全收建大悅置酒高

會語其下曰南朝君驕而臣諂兵弱而民窮亡無日矣  
噫堂、中國為建 所竊料如此而當事漫不加意前  
失於坐視揮部不為籠馭今失於情歸令彼狃為坦道  
也邊事積窳欲毋以國與敵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建 犯連東西河

尉氏寇敗走開封左良玉擊卻之

癸卯督師兵部尚書張鳳翼卒於行營或曰懼罪飲藥也  
甲辰史堃為右通政凌義渠為兵科都給事中

諭慰賑難婦

建 攻朝鮮

登萊總兵官沈冬魁登島總兵官陳洪範進師耀州北岍  
時建 侵朝鮮故

進朱陽關捷祖寬俱右都督

戊申予故 余應元祭塋

己酉進盧象升兵部左侍郎總督各鎮援兵賜尚方劍  
庚戌建 攻山海關之一片石紅山溝山永巡撫馮任禦

卻之

癸丑余城為順天府丞

錦衣衛指揮僉事許夢麟奸女論死

丁巳諭兵部曰今年飽颺計來年復逞練兵買馬制器脩邊刻不容緩連年多故帑匱民窮令兵部司官借武清侯李誠銘四十萬金發閩寧治備借駙馬都尉王昺萬煒冉興讓各十萬金發大同西寧令工部借太監田詔金十萬治甲冑借魏學顏金五萬營舖俟事平帑裕償之如尚義樂助從優獎叙

庚申司禮太監孫象賢調南京同張彝憲守備

辛酉總督宣大兵部右侍郎梁廷棟巡撫

右都御

史張鵬雲並免廷棟尋卒後刑部論辟廷棟字無已鄱陵人萬曆己未進士授南兵部主事遷西寧兵備僉事留心邊務喜譚兵轉山東濟南副使值魏忠賢建祠不署名而歸後起備兵沂州尋調關內道同督師袁崇煥本兵王洽職方余大成數論兵事庚午巡撫順天召對稱旨越一二日拜兵部尚書總各路援兵剿禦又三日命回部調度有功已罷去乙亥冬起今官

壬戌魁至登封

癸亥盧象升總督宣大山山西軍務吳阿紱為右僉都御史

整飭薊州邊備兼巡撫順天

甲子寇至尉氏

丙寅張天禮為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永平霸州

寇至汝禹

戊辰前浙江提學副使黎元寬下臺訊

故

葉濟眾贈太僕寺少卿

已巳順天始鄉試主考

黃景昉

閏仲徽十月榜

出百二十四人例百五十五人時真定保定永平之士被

警不至

王家禎仍以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總理

直隸湖廣四川山西陝西軍務張福臻仍以兵部右侍郎

兼右僉都御史總理薊遼保定

徐鑛范復粹為大理寺左右寺丞

辛未

皇五子慈煥生皇貴妃田氏出

十月申朔禮科給事中馮元飈言臣待罪禮科與聞掌故每

見鉅重諸務類多廢弛習為固然莫之省究如謚法五年

一舉今或再訪而無一報曆法終古不易今或持各是而

滋大疑積怠成荒蓋難枚舉至若實錄則萬世是非之衡

亦一時勸懲所恃也歷朝以來雖御世長久事蹟繁重實錄之成無踰數年今嘉廟七載書不過八十餘卷翰林有起居之職六曹有章奏之抄內閣有票擬之籍纂輯磨對豈待九年何徇何疑坐成廢閣此固非一政一事之盡情也伏乞皇上毅然獨斷即勅所司將實錄實訓立行竣役如實訓頒而是非不公許廷臣糾正按治如法上是之

談遷曰

嘉宗財七載江陵時限纂修官一人每月竣一年則嘉廟錄七載在一人計月可就而纂修彌衆

遭延彌久前閣臣不當率厲之手修文如此推之他事

日玩月愒政所謂泄沓也

癸酉禮部

侍郎傅魁言四事保元氣辨才品正綱紀信

詔令報聞

甲戌提督京營張國元兼理巡捕

乙亥巡視太倉

科給事中韓源御史林棟隆論浙江左

布政使姚永濟志存囊橐解銀短惡宜賜處分從之

丙子內庫胖襖不堪凡千四百餘件責司收者

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臣出國門至天津始知胡騎



入犯陵園破昌平而南皮因臥病津城月餘回瞻天表愈  
增馳戀自己已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禍一至於此近  
原禍始張鳳翼小有才而器識不足久溺中樞一旦胡騎  
闖入偵探無聞調援不速動成束手行間之任蓋非其入  
可知矣朝廷又從而嘗試之卒至於敗事不聞政府有主  
持兵垣有封駁則當事諸臣有不得辭責者臣以為非一  
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已已之變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為  
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已者概  
坐煥黨明造蜚語次第寘之重典或削籍去自此小人進

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踈朝政日隳邊政日壞今  
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與之  
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魁楚之失事於邊而與之戴罪  
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崇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何人  
不聞以逗留崇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且今幸以二州一縣  
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繫、若、可幸無死者又  
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隱或去豈昔之一  
一為異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已互相容與乎臣於是知  
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我皇上聰明不世出之主賢

奸何有不燭然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  
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厲精  
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  
求以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  
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  
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人知身家不有君  
父知利祿不有知廉耻相率為全軀保妻子之計此今日國  
事之所以敗也今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中官  
下每當緩急之際必依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更

絃之不暇乃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於  
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  
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相引重而君子  
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  
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參制之  
明示以左右袒也是時有起而爭之則天下之昌言御史  
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者猶非所以示天  
下也至於近日刑政最舛成德傲更也而以莫須有之賍成何以肅貪  
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鑽利成何以昭抑競之

典鄭鄭久干御議而杖母之獄或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  
之化此數事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  
己之故智廷臣無敢言 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  
年之間誰秉國成而季子是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詩曰誰生  
厲階至今為梗溫體仁之謂也仰惟 皇上念亂圖存首  
以退小人進君子挽回世道於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  
路以斷大猷仍急罷三協通津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脩  
職業不再以入國為僥倖體仁所為桑榆之收庶幾在此  
不然徒出苟且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戎心叵測

捲土重來天下事尚忍言哉疏入帝大怒斥為民

丁丑省祭餘姚 言三塗兼用薦舉賢能城府未化不

及吏民其舉進士舉貢監儒或陰行起廢之局或適合應  
得之官或信其員才上進不肯輕就或諒其年邁龍鍾不  
久任事或意其孤介好閑不願爵祿舉十而應之必無二  
三以此塞責即卸責之術也六曹之事與天下相表裡今  
諸臣畏禍以常事為攢眉謝事為倖免民之好亂催科擾  
之耳兵興以來勢必加派今畏降級罰俸之及明示吏民  
曰自要官顧不得爾輩於是不責納戶專責糧長更有錢

糧已赦乘急沿追皆有司之過也國家養兵日多用兵日少王著既不能立功而援兵之害甚於流寇誅之不可勝誅不誅則驕悍成風何以輯之臣謂兵繫之將憑之律非一時可辦也

戊寅禁文武輿蓋器室<sup>節</sup>之儻

大學士錢龍錫卒龍錫字稚文華亭人萬曆丁未進士選

庶吉士授

歷南京吏部右侍郎天啓丁卯十二月忤

璫削籍崇禎初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己巳二月皇

長子恩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十二月罷庚午八月

被逮以袁崇煥同議殺毛文龍也法司論辟中允黃道周

疏救辛未五月戊定海衛

己卯道御史萬之翰謫福建按察司照磨

辛巳劉承祚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督理軍務

進溫體仁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廕中書舍人

張至發孔貞運賀逢聖黃士俊俱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

士廕子入國子監賜金幣

議再徵房號及諸生優免銀一年并增漕糧折價

壬午巡按山西御史張孫振劾山西提學僉事袁繼成茂

憲婪贓命逮之先九月巡撫吳姓及孫振合薦請特加優擢以重學政下吏禮二部察覆尋見劾上并詰姓之薦繼咸守官奉功令生平卷袞外無長物孫振貪險誣劾人為切齒

癸未屈可伸為國子祭酒

宣城伯衛時春署後軍都督府

王揚德為南京後軍

都督府僉書仍兼提督神機營劉永瀨為錦衣衛南鎮撫司僉書

楊國柱為鎮朔將軍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宣府

甲申諭中外脩職繕備

起守制楊嗣昌為兵部尚書改姜曰廣吏部右侍郎

兵科給事中宋權言銓政之弊僅舉邊道邊撫言之進士

乙榜但論才幹不論資格聖諭煌煌不啻再三今大同道

關內道昌平道岢嵐道陝西之商雒道漢羌道隴州道隴

右之守巡二道皆乙榜也河西道則貢生榆林之靖邊道

寧夏之河東道甘寧之莊浪道西寧道皆乙榜也而內地

安富之處有乙榜分司者乎如進士才長何置於閑地如

乙榜才短何投於劇區臣非謂乙榜皆不堪邊道而所以

用已榜者非用其才也用以代進士耳至內外輕重之懸殊則又異矣歷叙諸巡撫遼東外官也山海外官也宣府大同外官也寧夏甘肅延綏登萊俱外官也如外官望輕何置於衝地如京官望重何逸於中樞臣非謂外官皆不堪邊撫而所以用外官者非用其才也用以代京卿耳其餘守令凡水旱盜賊之處錢糧難完城郭不固之處進士不受也即間有一二賢者除授其間數月後撫按又奏調善地曾有撫按題一甲科於兵凶戰危之地者哉

魁陷襄城縣

丁亥大風累夕

增鳳陽兵二十人護陵

辛卯前總督薊遼兵部右侍郎丁魁楚下刑部

予故

王陞祭葬

諭禮部凡王府郡主縣主生子許長史教授查明部給以衣冠毋襲

西寧侯宋

為後軍都督府僉書

叙官兵出塞功賜總兵王樸巡撫葉廷桂金幣餘各有差甲午賜閣臣及太監曹化淳李承芳卞希孔張國元王之

心綵幣時各進馬

故 龔允祥贈國子助教故

姚允恭贈國子學錄

許折內庫米絹一年

故 張廷拱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丙申故 陸問禮贈兵部右侍郎廕子入國子監

予故重慶知府楊呈秀祭葬呈秀華陰人居墓鄉兵禦盜見殺

金吾右衛正千戶韓伯孝請開採銅礦於平陽西安鳳翔臨洮鞏昌懷慶河南時命採銅鉄鉛銀等礦

戊戌大同總兵官李國樑山海關總兵官張時傑三屯營總兵官楊嘉謨及總督宣府昌平兵部右侍郎張維世俱免官下刑部奪祖大壽提督董用文太子 保俱降任如故羅英垣頗重耀劉忠王定陳洪範俱免巡按御史潘倬林銘球下部院議處

侯拱極為 將軍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山海關

十 月 辛 丑 朔 上 南 郊 告 廟

罷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李懋芳

吏部以驗封司員外郎來方煒調考功 上謂方煒陞驗

封僅一月遽調不許  
壬寅起章正宸戶科給事中

甲辰浙江温台道叅政薛邦瑞免先  
月部兵索餉而譁  
邦瑞踰垣遁

乙巳太常寺少卿顏繼祖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提督  
軍務繼祖之任以前撫李懋芳送印遞訐奏懋芳侵香稅  
七千金命逮之時喪母扶柩至杭州受逮論成

丙午叙京師城守功提督京營成國公朱純臣廕錦衣衛  
指揮僉事協理戎政兵部尚書陸完學進太子太保廕正  
千戶太監張國元曹化淳廕指揮僉事各世襲賜金幣襲  
城伯李守錡復太子太師兵部左侍郎王業浩兼都察院  
右都御史餘文武大臣內員陞賚有差初曹化淳提督京  
營收用夷漢丁凡城外胡騎皆稱京營夷丁而所收夷丁  
已叛於昌平隨建去矣

王國臣為征蠻將軍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廣西朱國  
勛為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福建

屬夷卜石兔部換建 又請馬市仍守邊命譯人嚴諭之  
許自効



總督盧象升上言建 之強也先併金台失白羊骨次併  
三十六家併吉囊併掃漠近復併朝鮮東自鴨綠西至賀  
蘭塞外山河皆隸其版今日所存惟哈喇慎與卜石兔耳  
哈喇慎利中國之利故未與合目中無卜卜又以先俺荅  
四十年恭慎懷中國之舊竊處豐灘無事資其耳目有警  
藉其聲援伐謀伐交用奇用間糜款羈哈同一機括我既  
就近易馬而哈即以重價易貨馬與貨俱未嘗出邊利亦  
不少若建 絕哈則宣鎮頻年中建 未聞哈為之導何  
自斬左臂為 上是之後頗獲馬利

辛亥前右春坊右庶子丁進削籍

蠲山東五年前逋租

壬子總督宣大盧象升奏沿邊監司陞轉太驟請責成久  
任從之

甲寅兵科給事中張第元言總督薊遼張福臻提督昌平  
張元佐以修邊疏爭今戰守之事宜責薊遼修築併戰守  
事專責昌平從之

丙辰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下獄

己未叙禁旅功太監劉元斌廢錦衣衛百戶

庚申山東道御史張肯堂言士人應試無經不便今後有  
作五經止作本經從之

辛酉楚府岳陽王蘊劄奏十策邊臣不宜數更從戎以興  
邊屯除 以示招徠復都護戎邊官屯政宜官赦免宜

災重監軍以一將權私刊宜禁以一文體理財宜省冗員  
有曰唐虞官百夏官倍之周官三百六十而天下理唐太  
宗定制六百四十三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末季  
遂增至一萬八千八百餘以今日較之文武不下十餘萬  
如金陵雖屬重地今國家定鼎燕京則設官豈宜重複惟

列五府操江等官彈壓足辦何為多設冗員哉

壬戌唐王聿錫劾總督盧象升不朝

御馬太監陳貴總監大同山西牛文炳分守御馬太監王

夢弼分守宣府昌平鄭良輔協理

外戚新樂伯劉文炳進侯

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政大弊

承天府同知王燮加兩浙鹽運司使

癸亥召兵部左侍郎王業浩司禮太監曹化淳於平臺

已巳叙先年守黔功故巡撫李標巡按史永安各進一級

賜金三十故按察司僉事劉錫玄申在廷等賜賚有差故  
總督王三善加贈太子少保立祠

庚午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濟下獄世濟以邊才薦故兵  
部尚書霍維華上謂逆案概不舉用世濟欺蒙削籍下  
刑部明年正月霍維華戍沒

談遷曰張捷之薦呂純如其鑒不遠唐氏又繼之非果  
窮於惜才也逆案昭一等於夏鼎圖列魑魅何枉之有  
其才亦不過梁稅之需而嘗試先後不一其人俱黃鼓  
天聽妄冀翻復至以邊才薦尤巧以持說貪詐作使換  
之鎖鑰借我干城脫彼禱祀於國法若不甚悖大臣持

憲身示偏黨明為建鼓之招是誠何心哉

是月廢唐王聿錡為庶人聿錡年少喜事好接賓客蕪人  
錢儉人也導其狂悖動引祖訓鉗制守臣亦徇之益  
驕蹇聞警擅兵入衛沿道騷擾前入殺其兩叔王

王上聞之不懌至擊是密勅撫按毋置鳳陽高墻

旨曰一日殺二郡王滅絕人倫背違祖訓莫此為甚

楊士聰曰上縣信邸承統故留意宗藩脩復掌故要  
之當國初親近無煩申飭其禮自隆若邇來宗姓即

二祖而在亦不能因仍其舊昔人言祖宗親盡猶且常  
祧况於宗室嗚呼此至言也宗藩儀節之議始於唐王  
上疏向不議儀節二郡王萬不至被殺亦無從而禁錮  
高墻矣語云雖曰愛之其實害之 上而不愛宗藩則  
已奈何以愛而貽其害哉

肝辛二未朔吏部覆銓政積弊有旨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  
何以辭責乃反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殊屬挾飾又平  
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及奉旨查奏稱未必勝外官乙榜  
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乎

諭禮部今後太廟告辭回宮毋奏樂

壬申曹化雨後加後軍都督府左都督世襲錦衣衛指揮僉  
事

祁陽王禮沂薦道臣陳睿謨張天麟推官李春蓆等六人  
吏部員外郎周廷鑑言不可啓倖從之

癸酉戶部尚書侯恂免先是郎中倪嘉慶坐累恂為代辨  
又三月即發豈價 科給事中荆祚永劾之恂嘗議屯田  
曰從來屯田之利人人言之大概不過在腹裡則屯田少  
而影射多宜用清祭在塞下則屯田多而耕種少宜用開

墾所患者惟無實心任事之臣徂因循則疑紛更之為擾  
獵捷效則厭蓄艾之為遲坐使自然之利棄而不收甚可  
惜也臣謹廣詢衆論參攷故實諸如官屯軍屯兵屯民屯  
商屯以人異也腹屯邊屯以地異也條分縷析期於明便  
可行筭計見效別著開墾事宜而以考課信任終之曰官  
屯攷永樂初令一都司另撥旗軍十一名耕種號曰樣田  
蓋欲據所收子粒多寡以別歲之豐凶地之肥瘠軍之勤  
惰初未嘗以田與官也隆慶二年將宣大屯田開墾成業  
每十頃內給軍官五十畝為養廉之資而又令各自種若  
副參不及百頃者守備以下不及十頃者參論戒飭其立  
法初意豈不期將領偏裨等官督率家丁克勤稼穡為士  
卒倡哉今則強役部曲占收子粒至如宣大山西諸鎮關  
帥恣其鯨吞矣延寧甘肅諸鎮廢職恣其蠶食矣肥區歸  
已而以瘠磽者移之軍士久則篡易厥緒而糧糶不均糧  
不均於是不得不寄甲於勢要而欺隱遂多欺隱多於是  
不得不攤稅於細軍而包賠愈苦流病相仍非朝伊夕人  
鮮樂生野多曠土職此之由似宜稍為限置總兵受田不  
得過二百畝副總兵不得過一百五十畝參游都司不得

過百畝坐營守備不得過七十畝俱督率家丁耕種餘令  
退歸屯田數內給軍領種照則徵科敢限外多占一畝擅  
撥一軍即以贖論而又通計所部墾田多寡以為殿最果  
勞來有方副參至百頃游擊都司至五十頃坐營守備至  
三十頃千把等官至十頃聽撫按覈實舉薦叙陞若副參  
不及二十頃都司游擊不及十頃坐營守備以下不及五  
頃者聽該道報部參罰敢冒無作有欺荒為暴熟該管轄  
者并治之令出惟行國初原額庶可復也曰軍屯軍政之  
壞無如今日藉無用之人蠹有限之粟而軍之外又別輸

民以養兵是昔昔也兵與農為二而今也農與兵與軍為  
三矣宋朱熹言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誠練則  
得一軍可省一兵省一兵便贏一餉推而上之所贏當不  
貲而或者曰軍不可調也戍守不可使虛也臣愚將有以  
待之初制每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  
四六一九中半等制皆以田土肥瘠地方衝緩為差而今  
頂種者無以異於民佃享軍之產無軍之差失其意已甚  
至軍田民種則不獨軍無其軍且幾也無其也夫典賣之禁  
故在也還官之條非不炳如也然相沿已久將概引律以

從事彼不聞然群歸阻撓則計出於冒名詭託已耳所宜  
令各衛所止論軍民舍餘雜色但種軍屯即應軍役其一  
軍之屯而衆佃者則用出一丁務於農隙之時分番操練  
遇警則城操之軍不妨調發而即以屯軍代之戍守合天  
下屯田共六十四萬三千餘頃、各處屯軍受田則例多  
寡不一折中推筭當不下一百二十餘萬人有此一百二  
十餘萬人之數以備戍守便可於城操軍內撓出一百二  
十餘萬人之數以資調發不煩召募不增餽餉而緩急俱  
有所恃誠國家無形之巨利也其或民戶慮一受田則世

業軍累許其吐出還官別召軍餘頂種從此盜典盜賣之  
弊亦將不禁而自絕矣曰兵屯景泰時邊臣言沿邊關營  
城屯附近閒土甚多將關營軍士二分子關一分屯種守  
城軍士一分操練一分屯種近惟天津海防營令兩兵共  
一屯一耕一戰深為得法今宜倣其例並邊空地之可墾  
者於新舊尺籍內姑以一分員耒耜而留其二分任防守  
如有客兵則以客兵防守以主兵耕其無客兵則壯者防  
守不任戰者耕每三人共一屯每一屯定三十畝其所收  
穫則均分為農具牛種力不贍者量許於餉銀節內借

夫有秋之後照時估取償如數而止脫遇不測燒穀入保亦不過與生而不耕等耳至所耕之田給為永業俟二年後起科蓋但求積粟之多則士飽馬騰戰守有籍而邊境之上桑麻徧野穀價必平召買既賤運費亦省公私兩利無過是者曰民也畿輔棄田甚廣津涿水利已窮即並邊膏腴亦不乏又如淮鳳之區齊魯之域阡陌相連灌莽彌望山陝等處游經兵燹散而四方州里蕭條田土蕪廢謂宜令所在有司加意招徠鼓舞開墾係額內者俟三年後起科額外俟五年後起科起科分數雖上中之田止照下

田例其農器牛具亦當量行借勸使其興作秋成之後漸續補還王者以天下為家苟濟於民自不宜惜小費况費於帑而終償於田乎試下令曰能闢五百畝者予秩視百戶能闢千畝者予秩視千戶能闢二千畝者予秩視指揮僉事等而上之進秩有差俟三年後以上中下則均筭照中則起科其在邊地者仍照下則起科幹止既定必許其占籍占長子孫得以三塗進又疑土著之民不能相容則另立屯額若是而民之赴者十七八矣是之謂利導又令邊腹有司盡報其所部荒田可墾者兩直報各道各省報



布政司近限三月內遠限六月內如荒隱匿不報聽撫按  
察奏以不職論而獨慮成熟之後或妄認世產希圖吞霸  
者則惟當開墾時即與改名為屯給帖承掌俾此疆彼界  
瞭然難混雖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受大賞農墾地  
狹則吏受重罰者尤今日所當講求也曰商屯國初邊地  
通商中鹽令賈人輸粟邊郡官給之引赴鹽所領鹽轉鬻  
永樂時粟二斗五升得鹽一引商各募衆督耕邊地盡墾  
時軍餉就其地足給無所謂太倉年例閭左自正供外亦  
無他財賦蒸庶樂業弘治中令納銀運司解部商各散歸  
營貨而故所墾田盡廢即積錢如山金如土而米無從出  
鹽課不足給食又塞上尺籍日增至傾左藏以贍之加之  
遠事起民賦愈重而東南民竭矣嘉靖中仍復祖制然不  
過僉報土著及積攬之人行官引墾滯倉引莫售勢不得  
不減價投於國戶資空本歷商皆逃徙今請於沿邊荒田  
察有可墾者每商量給百畝或五十畝填印帖永不起科  
及米豈赴倉之日惟酌時通鹽法始必禁私販於產鹽之  
地以清其源銷壅引於行鹽之區以導其流而又嚴掣驗  
杜浮課旁溢若是則引鹽無滯引鹽無滯則倉鈔速售商

有不負耒耜而樂趨塞下者法壞極矣大抵膏腴之區貪  
併於巨室隣界之處侵奪於豪強然政府之籍尚可稽也  
請令各直督屯按臣道臣細將魚鱗老冊與屯田戶由勘  
對頃畝條改務取相符備開見耕者若干荒隱者若干應  
否召佃開除各道能清出隱地百頃以上糧三百以上臣  
部特為紀錄否則叅罰三年朝覲令核冊臣部十年改造  
仍當冊報於後湖由是出隱占之浮者而均之據原額之  
埋者而種之按冊索屯按屯索丁丁即為軍屯即為餉從  
前私買私賣為侵為匿之罪咸與赦除蕩然與人更始萬  
無不濟曰邊屯邊塞之卒必先無擾田之害然後收耕田  
之利益邊政久弛墩軍斥堠多虛應故事不肖武弁或賣  
閑或私役或扣其月糧致尺籍半虛逃亡相繼敵入而烽  
不舉即有收穫徒資盜糧此耕種之所以寥、也宜責成  
督撫各道將見在墩軍察補闕額易老弱墩必五軍、必  
有家臺之地者修之井之澗者浚之墩旁閑地任其開墾  
不許營弁私科敢有賣閑占役以老幼濫充及扣剋月糧  
者察訪糾叅重寘之法庶斥堠明而人心有所恃不憂戎  
馬之侵軼也曰墾種其道有三用水因土俵牛用水之法

或濬川或疏渠或引流或設壩或建閘或設擺其規制在  
故輔臣徐光啟疏中今北方之地皆可作水田所以廢置  
不講者以水田自犁地浸種種秧藉草灌水無一息得暇  
逸而北人習懶故也自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  
之患至若中州之地或低窪則圍田之法可行也山東之  
地半瓦礫則疊耕之制可議也瀕海之地多鹵鹹則支河  
之說可採也瀕湖之地每沮洳則為陂之跡可求也濬河  
以受溝之水開溝渠以受橫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  
可資灌溉高者麥低者稻平衍地多則木棉桑柘皆得隨

宜樹藝土成膏腴地無遺利矣何謂因土今制給軍皆以  
稻而永樂三年定歲收屯田子粒則例每粟穀糜黍大麥  
蕎麥各二石稻穀葛秫各二石五斗稔稗各三石並各准  
米一石小麥芝麻與米同宜今新田無論梁菽蕒芋蔬菜  
之類審從其便惟意所適不必規、種稻又如邊地果稱  
不毛即種樹亦可蘓秦有言燕雖不田作而棗栗之實足  
富於民程琳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樓櫓具可不出於民皆  
此意也總期於盡地力而已何謂俵牛攷洪武時給天下  
屯牛共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四隻仍歲課孳生數目

登報弘治中猶存八萬二千九百四十三隻至萬曆中據  
冊猶存也牛五萬三千四百六十四隻除遼東都司五千  
一百三十一隻今則無矣餘各省衛兵四萬一千三十三  
隻宜令曰國初領官牛耕屯原隨田交割姑依近額悉退  
出還官或錄其牛或徵其價徵宋制每一夫給牛一頭治  
田五十畝約可墾新田二百四十餘萬畝俟田已成遠限  
五年近限三年悉令還官又足以給後之新墾者誠救時  
便計也曰考課昔劉定之有言優游城市而足不歷溝塍  
馮信簿書而目不按廩實此兩者屯官之大戒也臣請於

常罰外武職敢有勒占文職如市恩充折者按臣必奏治  
不少貸曰信任前代人能舉其法故治近代人罷法其故  
弊累朝以來或遣部院大臣或遣風力御史領勅察屯領  
銀種屯計供給科求之費何啻百千求耕穫蓄畬之功竟  
無分寸則無如專責之督屯監司較為便易若夫典章所  
宜身任其間籌之必確尤須假以事權聽其規畫乃臣更  
有所慮者欲行法不得不任怨既任怨不能不任謗今夫  
屯田之失額也弊由侵占與隱匿二端耳而為此者有大  
力焉權貴也豪右也武弁也稍懸三尺法以程之伺隙中

傷蜚語潛構禍且不測是必廟堂之上母聽熒銷骨煎任  
事之心母驟樹敬移開諉卸之路不然誰肯引以為已任  
哉

司禮太監張其蘊調南京孝陵神宮監

乙亥命順天尹禱雨

丁丑吳士元為禮部左侍郎署詹事府事朱繼祚方逢年  
為禮部右侍郎張四知王鐸為詹事起楊世芳左春坊  
中書舍人黃太玄主考陝西加中宗生二人以諭額自擅  
議罰

戊寅許世蓋徐鑛為大理寺左右少卿

乙酉魯王壽鏞薨謚曰憲亡子命弟泰興王壽鏞攝府事  
丁亥南京司禮太監張雲漢同孫象賢守備

戊子兵部右侍郎吳光義罷

調浙兵三千人護泗州陵

辛卯保定總兵官董用文免

癸巳暹羅入貢

李建泰直日講

乙未叙先年夔州功賜總督朱燾元金幣餘各有差

丙申鎮守昌平兵部右侍郎張元佐免  
丁酉召廷臣於平臺時建十五萬騎侵朝鮮皆西虜及  
遼將孔有德耿仲明為先鋒大殺掠上恐來春復犯邊  
議增兵築堡左副都御史陳贊化趨對以疾止  
戊戌錢中選為總兵官鎮守保定

戶部類報兩淮鹽課崇禎六年以前積虧二百餘萬巡鹽  
御史所以有分別議處之旨蓋淮課在天啟五年新舊額  
銀止七十餘萬崇禎三年加至百二十一萬有奇四年加  
至百三十萬有奇六年加至百五十六萬有奇因列各官

虧完之數程其功罪

是冬歲星犯執法

是年天狗星見豫分

御覽加派冊共二百九十九萬三千七百九十餘金工部  
分用九萬不與焉山東之島餉五十五萬五千七百五十  
餘金不預焉浙江加派銀四十二萬二百七十二兩八錢  
江西加派銀三十六萬一千三十六兩一錢福建加派銀  
十二萬八百二兩五錢河南加派六十六萬七千四百二  
十一兩五錢山東加派五十萬五千七百五十七兩陝西

加派銀二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一兩四錢廣東加派銀  
二十三萬一千一百七十八兩南直加派銀三十八萬一  
千八百三十五兩九錢鳳陽撫屬加派銀二十七萬六千  
八百八十五兩四錢北直加派銀先奉旨蠲免外延慶州  
加派銀九百五十三兩四錢保安州加派銀二百七十四  
兩二錢

丁丑崇禎十年

正朔丑朔日食免朝賀

甲辰常熟張漢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蓋怨家嗾  
之也疏上溫體仁修劾命逮之

丙午寇掠懷寧趨桐城

丁未進洪承疇太子太保

己酉余應桂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陳良訓為右僉都  
御史撫治鄖陽初撫治鄖陽苗胙土撫賊、陽聽之時往  
來城市間縱賊北渡陷孝感

程國祥為戶部尚書

御馬太監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王之俊副之

壬子浙江江西湖廣左布政使姚永濟朱之臣曾道唯蘇州知府陳洪謚揚州知府韓文鏡淮安知府周光夏各通賦奪官視事勒限完復

丙辰工部尚書劉遵憲因培築京城上加派輸納事例吏部彙薦邊才

庚申溫體仁考滿進左柱國蔭中書舍人  
是月流寇東奔犯宿遷太湖

二朔酉先是禮部右侍郎姜曰廣署翰林院事因京察

李明睿坐免怨曰廣發其私札命曰廣回奏

甲戌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

黃錦王錫蒙為左右廢子

乙亥以河南寇蔓命巡撫孫傳庭同總督王象楨經理及總兵祖大弼合四川巡撫

剿寇漢中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張至發孔貞運主禮闈  
丁丑寇掠潛山官軍擊敗之

左良玉敗賊於舒城六安連戰三捷賊竄英山分營山陰張國維檄良玉搜勦驕蹇不奉調逾月擁降丁萬人婦女



數千所至焚劫邨集為墟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颺矣  
遣朝臣趣各省逋賦 卿倪成章往四川禮科給事

中荆祚永往山西王正志往湖廣兵科給事中汪耀往浙  
江傅鍾秀工科給事中張元始往江南

庚辰逮巡按山西御史張孫振孫振貪穢不職先誣袁繼  
咸山西丙子貢士衛周祚等奏其寃

壬午吏部尚書謝陞罷以文選郎中劉廷諫驟遷 被  
詰委罪廷諫 上切責之

丙戌禮部磨勘劾試貢士路光斗凌雲翔龐埏除名梁侃  
文煥奎孟長庚葉蘭王明相寧雲鳳鄭世芳各罰科覆試

分守津通臨德專理淮揚鹽課太監楊顯名參前巡鹽御  
史張養僕課四萬七千餘金高欽舜侵十五萬七千餘金

詔逮養欽舜養先卒下撫按錄其家時兩淮運使廣信徐  
大儀也楊遣內使入解舍檢其橐夫人安在見一婦布衣

或指曰此夫人也內使驚揖盡出其篋僅十二金共嘆曰  
安有運長清至是乎因携鹽課冊而出初天啟丙寅陸世

科巡鹽兩淮侵冒二十萬顯名按冊太息自世科後皆可  
論徘徊數日曰去其太甚遂劾養欽舜

三朝子朔先是奸人陸文聲詭陳風俗之敝皆原於士子士子皆以復社亂天下蓋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海內靡然趨之事下直南提學御史倪元珙元珙奏社有之非有把持武斷之跡上責其蒙飾俾更覈元珙不屈已降光祿寺錄事元珙雖謫言閣臣分曹擬旨無主名有所逃責請令各疏名使明主得因事考其能否執政擬詰責上竟從之

甲辰袁鯨為左副都御史王之良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南

贛汀韶

乙巳田惟嘉為吏部尚書

辛亥叙邊功進溫體仁太保詹申書舍人張至發孔貞運賀逢聖黃士俊並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詹子入國子監

徐鑛孟國祚為大理寺左右少卿

建破朝鮮國王李保走澤村山城於是平壤王京皆陷李保力誣降又走江華島世子見執更立李湜朝鮮國王

命總兵沈冬魁陳洪範並在皮島冬魁所部萬二千五百

人戰艦少洪範兵八千戰艦不及百命相機援朝鮮

談遷曰李傑篡臣卒亡其國天若假手於建也然東  
藩素怯弗競於武我方結於胡地力有未繕從井救人  
難之難矣噫 昨歲收掉漢今歲收朝鮮左右安牧而  
我得處堂之安厝火將及奈何不深自危也

進 宋守義太子少保

癸丑真定大風霾

甲寅策貢士吳貞啟等三百人於建極殿賜劉同升陳之  
遴趙士春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初溫體仁首擬之遴

上乙之

戊午南昌貢士程元極以五經乙榜求做顏茂猷例特拔  
不許

己未吏部奏司官久任畫一之法從之

壬戌太常寺卿李日宣為兵部右侍郎出鎮昌平仍加俸  
一級

癸亥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陳必謙削籍

乙丑莊欽鄰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路升為南京大理  
寺卿周汝弼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汝弼望淺賄田唯

嘉得之

戊辰予故大學士朱延禧祭墓贈太保

已已故

史記言贈光祿寺少卿故

王誠心贈

國子學錄故

姚良弼張敏行並國子助教

總兵陳洪範報東援朝鮮

黔國公沐天波進太子太傅

是月流寇東掠黃隨

四廟午朔命南京守備太監張雲漢同兵部尚書范景文

伯陳光裕南和伯方一元清覈兵馬械杖

備戰具罰鉄其催徵本身已納或代族人或代隣右不應  
酷拷一二子遺之民寧堪此子今休養之術無過省刑薄  
歛乞今殘地停訟不得濫罰科派尤望蠲逋招移復業將  
見庶穰如昔也

薊州雷火焚東山二十餘里

丁丑故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姚思仁卒思仁字 秀水

入萬曆癸未進士授行人擢 道御史歷今官致仕辛

未存問尋追坐陵工削籍年九十一

戊寅建 臨皮島建 同孔有德陸攻耿仲明尚可喜水

攻再晝夜西渡我兵戰敗副總兵金日觀死之沈冬魁即焚倉粟携家登舟走石城島陳洪範亦自廣鹿島至

談遷曰官軍不即拯朝鮮并皮島失之則我遼將為之先驅也諸水戰習地利於是無堅不瑕夫自毛文龍啣冤士心不同如陳洪範協救併力襲其後庶不全陷而

竟無如其孤

注何

已卯吏部請故吏部尚書房壯麗卹典謂逆案不許余煌為左春坊左諭德

甲申復張鶴鳴原秩

乙酉撫寧侯朱國弼復劾溫體仁受霍維華之賂令唐世濟轉薦上不聽

故南京兵部尚書衛一鳳贈太子少保蔭子入國子監故巡閱御史楊四知贈太僕寺少卿

丙戌黃起有為國子司業周鳳翔為南京國子司業

丁亥常自裕為南京太常寺卿

戊子

李明睿削籍

己丑故大理寺少卿梁天奇贈大理寺卿

庚寅兵科都給事中凌義渠劾總兵左良玉東援舒城縱

兵淫掠宜戴罪自贖命下總下總理回奏

辛卯起王命濬大理寺卿鍾夔為吏部左侍郎李玄為南

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

癸巳溫體仁奏辨以宋學顯例轉見攻上慰荅之

以旱蠲諭清獄發帑八千金賑灤州昌黎

乙未王觀國為都督總兵官鎮守湖廣

戊子史堃熊奮渭為左右通政李覺斯為順天府尹

是月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劉景耀關道

楊于國俱不屑隅人屈膝求免疏上謂總監原以總

吏部尚書田唯嘉確覈本部司官在籍擬改用三人姚昌

籀楊廷治梁應材擬老疾致仕三人周家春徐天衢胡權

擬外轉五人馮時來李白春李時晃邢大忠呂大器擬留

用十七人劉應賓衛光範晏清陸慶稷龍文光林胤昌孫

昌齡柴挺然孟兆祥錢元懋王杼盧化鰲郭都賢耿鳳樓

康運泰張羅彥張明熙

馮可賓為太常寺少卿傅永淳為太僕寺少卿

兵部左侍郎王業浩言臣御劉伯淵嘉靖進士今年

百歲命下有司優禮

兵科給事中宋學顯貴州道御史張盛美俱例轉湖廣河南參議於是撫寧侯朱國弼劾元輔溫體仁私唐世濟逐兩御史命府部議處國弼

壬申建自雲從島入皮島副總兵白登庸先遁提督陳洪範西走

癸酉建五萬至鉄山招皮島總兵沈冬魁不聽

乙亥陝西道御史張應昌奏今日亟務莫如撫民休養蓋胡魁發難以來天下騷動徵餉幾無寧刻且連年旱澇斗粟至數百錢此創痍之時有司借口脩城罰磚罰灰借口

督體統行事罷于國粹景耀二級寧前道副使陳祖苞事

起潛甚謹

楊士聰曰監視之設止多一扣餉之人監視之欲滿則督撫鎮道皆有所恃矣故邊臣反樂於有監視功易飾敗易掩也 上性多疑有監視又有視監視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費窮邊士卒何不幸至此

閏巳亥朔撫寧侯朱國弼又論溫體仁不聽

談遷曰文武異任朱撫寧越局教上書以日者糾覲忠賢藉口耶曉、不已謂謹重亦於帶礪止恙至排及鼎

軸犯尚口之戒李西平所不施於張延賞者撫寧冒為  
之又衰季勳閣之一變也

禮部請豫定謁陵大典命俟十三年行之

故穎州知州尹夢鰲贈光祿寺少卿

庚子起商周祚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壬寅熊文燦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直隸湖廣

河南四川山西陝西軍務督剿流寇杜三策為兵部右侍

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起傅淑訓戶部右侍郎總督

省直剿寇糧餉

甲辰故兵部右侍郎史永安贈兵部尚書

乙巳河南道御史許自表劾溫體仁大奸似忠大佞似信

凡其肆螫同官一網一善俱修怨營私未嘗為朝廷用人

起見工怒降上林苑監典簿自表選貢

故謝肇玄贈太常寺少卿

戊申諭百官求直言科給事中李化龍言甚切謫外

命騎射取士

庚戌錦衣衛徐本高進都督同知

壬子御史陳廷謨論薊鎮激變王應豸喻安性之罪有旨



應豈已逮下部院議處安性  
新安所千戶楊光先劾吏科給事中陳啟新及元輔溫體  
仁昇棺自隨上怒下刑部獄廷杖戍遼西  
癸丑頒小學天下

武御沁源大雨雹最大者如象次如牛

乙卯楊嗣源上均輸事例

丙辰鄭三俊改刑部尚書張鏡心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庚申司禮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囚

故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濟戍邊溫體仁於鄉人特善世  
濟及御史吳振纓俱不能救

甲子刑科給事中李如燦言今日之旱殆非尋常災異也

黠吏夥寇馮陵盤噬十年所矣天下財賦之地已空其半  
而渴需財賦之事猶不止僅望其全又值此驕陽赤地吳  
越楚豫燕齊之間不知幾千萬里是所未盡空者殆將并  
空矣臣日夜思惟天心降鑒惟皇心用極可以默回則有  
執中之說在自大廷以至深宮目無偏視耳無偏聽心無  
偏主事無偏持無偏則無危可以轉禍可以合睽天下最

若不足至於歛怒干和非財用乎財用別無足法特有政  
事國朝酌軍民定經制千古稱善後之變法者不念下民  
卒瘁但云急當治標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  
自屯不耕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自有兵不練輒又增  
兵而餉愈難措自有餉不核輒又添餉而兵愈得冒即今  
核實之使四出而抽剋無噬屢聞清派之令日嚴而占軍  
冒兵未減可謂有政事乎若不亟簡公忠幹辦之臣力求  
清核以救其弊協求長便以復其初竊恐歛怒干和雷又  
不止如今日者願 皇上長慮之也若國家忠賢實為元

氣元氣薄則邪氣襲而成病忠賢程則鬱氣結而干和乃  
今何如也催科迫而廉惠不污者輒蒙禁訊矣法網密而  
百慎一踈者動遭波連矣告密開而高門輒罹妖謗端士  
難免含沙矣然劾訛而清修輒被蟻斥賍陷長呼獄底矣  
又忠直盡言如呈濶詹爾選李化龍劉梁周等皆以一鳴  
輒斥致言路括囊元氣挫鬱今下詔疏滯獄求直言無容  
再贅獨是直臣所繫更重所得實難 皇上倘赦其前愚  
收之左右則君過聞朝廷壯其為直言不愈多乎若夫輔  
君德總廢官尤在相矣中外安攘賴其決策祖法朝綱兵

權國體賴其匡正今俱泯默未有聞也此瞻彼顧依樣葫蘆扶陽抑陰未忘偏黨蓋自一十九年間拂戾干和之事始於揣端積於四海者不知幾許又何怪天旱地折日食風變之屢見哉 皇上而求銷弭政本之地猶不可不深惟之也 工怒責汝燦回奏下獄

乙丑工部

主事朱國壽劾陳啟新欺君辱國等罪不

聽下吏部處國壽

丙寅許寧遠伯李成梁後世襲

談遷曰李成梁起家塞下歷效行間四十餘年積級陞

萬實東陲之干城也朝貴一二少年不習掌故聞其富

溢取事次索不曰跋扈則曰冒濫夫前而寧晉之劉撫

寧之朱功遠出成梁下成梁沒以諸子如栢如楨隕其

冢聲 先帝續封式怒蛙求故劍噫獨不得與之同時

而用之哉

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孫傳庭以清理軍屯、卒大譁尋

定

丁卯刑部尚書鄭三俊進太子少保

是月左春坊左中允黃道周言天下災祥繫人主之喜怒

人主喜怒繫天下之安危古之聖人喜氣行於臣隣則臣  
隣興作怒氣行於邊鄙則邊鄙廓清詩曰君子如祉亂庶  
遘已君子如怒亂庶遘沮君子之喜怒皆以撥亂故爭於  
其大不爭於其細今大猶不爭細故是晚朝無一可喜之  
臣則臣無一可喜之事邊無一敢怒之氣則亂終無遘沮  
之日威順反施貴賤倒治是以奸昏互煽叛逆蜂起四方  
滑決漸不可收亢陽之極至於旱災而大小諸臣猶結舌  
不語使陛下隹勞於上百姓展轉於下諸臣括囊其間  
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也

五期辰朔夜熒惑與日同參九度又朔夕合伏

己巳都督同知陳國威為總兵官鎮守薊鎮中協馬蘭喜  
泰四路

辛未吏部右侍郎姜曰廣擬調

起李待問戶部左侍郎謝文錦兵部右侍郎魏紹乘工部  
右侍郎

乙亥起章光岳刑部右侍郎

丙子兵部尚書楊嗣昌薦前總督薊遼傅宗龍巡撫宣府  
陳新甲及張伯鯨李棲鳳李邦華劉澤深方孔炤李繼貞

俱可佐樞上是之下吏部酌用

蠲南陽逋租

壬午島兵殺監軍道副使黃孫茂副總兵白登庸走降建  
時建封孔有德恭順王耿仲明懷順王尚可喜忠順  
王麻登雲督催糧草使

癸未逮浙川知縣孔貞芳典史袁一貴前城陷

丙戌陳祖苞為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邊備巡撫順天

丁亥進士武昌鄒明昌上言臣祖必信生嘉靖戊戌今年

百歲命賜冠帶粟肉後戊寅卒一日必強

戊子領中軍都督府崇信伯費天澤等劾溫體仁欺擅不

聽

己丑前刑科都給事中傅朝祐等請行寬惜之仁劾溫體

仁六罪上怒下之獄

吳阿衡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

務

前蘓州推官周之夔訐奏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

張采倡諸生復社樹黨挾持紊漕政逐上官章下所司

談遷曰漢錮私黨宋禁偽學二季一轍觀於今日尤為

異之諸生治經術雖同志不數人而止俄締大社飛書  
徵義千百相招聯合京省押盟時貴應舉之文輒剽涉  
國事譏切甯路坊刻充棟評閱如市其語俱忠孝其指  
俱廊廟問其人粗雜烏合非向火乞兒則黃口乳臭也  
此乃漢宋之所羞稱者實不因太倉始至太倉易為標  
榜寓內爭奔走馬周之變去郡自速於戾不盡由太倉  
當時撫按白簡謂因其目青而之變非目青者信。吠  
人彼固悍吏諸君子獨不能少容之子哉

丙申黃道周為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司經局

事陳演姚明恭為左右庶子文安之華琪芳為左諭德楊  
汝成為南京左春坊左庶子

六朔戎朔熊奮渭郭建邦為左右通政

予故大學士劉一燝祭壘贈少師

黃道周上言天下神器為之有道簿書刀筆非所以繩削  
天下之具也古之聖人設為禮樂以治方內設為征伐以  
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縲紲纓羗纏於君子征  
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縱於小人周宣王中主  
耳自文王至於宣王亦二百六十年而後中興宣王感旱

魁而修行是為雲漢之詩其詩曰王曰何事今之人言宣  
王側身閔下之至也感穢狃蠻荆而修政是為六月江漢  
之詩其詩曰王猷允塞王心載寧言宣王憂思謀略之遠  
也宣王內以至仁憂其臣庶外以至明至武奠其封疆是  
以吉甫召虎之倫皆以儒生躬贊大業享有太平者四十  
六年今陛下則皆見之行事矣而天下大勢未可頓回  
人心未可頓收夷狄寇攘未可頓服所當深維其道講求  
其故攷証詩書以鞏其後齷齪瑣人安足共圖大計乎古  
之聖人愛人以文體知人以致用其所知者不過教人其  
所愛者及億萬人知之道無他亦曰能愛人安民而已共  
工伯繇自亮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治雖神明之胄不  
保幽明之僂今陛下寬仁弘宥蓋有身任重寄七八載  
罔效尚擅權藉自若者夫以風動之時人心淳固龍蛇作孽  
不足以亂天下故寬假以九載之績今生民塗炭朝不及  
夕一夫晨呼百臂齊奔而東西悠忽若此是有道仁人所  
倚席而廢箸也臣觀陛下每值天戒輒避省躬率先群  
下此自古帝王所未嘗有而股肱心膂竟未有得當以報  
陛下間有陰陽災眚兵戈之害則率云郡邑無狀所致

郡邑猶云空土所應不過百數十里之內何足以廣召稜  
氛漢蕭望之以御史大夫欲應天變上猶薄之何況郡邑  
承流象指者凡天下風化轉移陰陽若否皆視當守之心  
與氣心敬則天下皆敬靜則天下皆靜氣和則天下皆和  
平則天下皆平常守之心氣既敬靜和平而天下猶有不  
敬靜和平者則二三元老當刻責自厲奈何使草土臣庶  
市其怒色乎積漸以來國無是非無枉直郡邑長官苟具  
了事誠可積痛然其視聽一繫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  
賂上樂鋏數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賴今天下

巉險誣賴之徒群聚京師孤危之臣重足而立幸陛下  
好生下詔求言省刑清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  
而下獄者旅聞臣思自古致治之道惟此二端清獄之端  
出於惻隱惻隱為仁引而充之仁一人即可仁天下小民  
雖有納溝之痛縉紳猶多雉罹之嗟求言之端出於是非  
是非為智引而充之知一事即可知萬事君子猶有畸偏  
之談小人豈有虛公之論今陛下仁智之端竟甚明而  
大臣引伸擴充不力在太祖在干戈控擻之中尚日與  
劉宋章葉講仁義究道德以為戰勝之術今公卿即多暇



而建東蠡流寇西沸江淮之間不合如礪雖張仲山甫  
處此未遑舍六月而歌清風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稽之  
談修睚眦之報乎陛下慈孝即風動海宇豈必令二十  
年前閭巷養驕無觸乳之犢陛下敦睦即雍孚上下豈  
必令二十年前縉紳矜棘無傾軋之嫌且時事如此人心  
如此輔臣雖甚賢甚良甚清甚強寧保天下四海無一就  
芻蕘之事目下伏暑將徂凜秋且至勿以若撫若剿委之道  
謀最急者在寧錦訓練六師三軍預為截伏搗堅之策勿  
以若棄若存復成瓦注最便者在因士氣方朝聞兵衛州

縣另為選舉但約賊平許以雄職勿以掣簽分地長其倖  
心最切者在起廢籍批鱗強項之臣使為秦豫襄廬諸道  
監軍但約賊平授之節鉞勿以別戶分睦銷其壯志又最  
不可緩者應詔直言之臣被訐無証之士悉以一面解其  
煩冤行此五事使天下淒風苦雨盡為祥雲寸短尺長畢  
成大慮諸臣之詬誶可以不解自融朝廷之刑威可以漸  
措不可然後以歌采薇下誦天保講律度明禮樂與周宣  
殷武媲美無窮臣雖長往沒齒無怨又五月朔日熒惑與  
日同在鶉首參火之分三辰皆火也又朔夕合火宜修平

火政稍節威光使火不為厲明春災或在於大火徘徊氏  
房心尾之墟宜慎火器巡按戎務漢臣蓋敷曰寇在於外  
而內陳兵黷則不武 陛下洞燭曆理深明天道握要以  
御四方求仁而蘓百族樽俎之內勝筭自饒何必使舉朝  
精神散於兵餉刑獄之下哉 上不憚其回奏

史堊為太僕寺少卿

庚子故

區大倫贈南京戶部尚書

戊申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贈金幣遣行人吳本泰護歸  
體仁在事諸臣攻者後先相繼皆以門戶異同非盡曰國  
家起見而體仁不納賂雖庇私黨排異已未嘗有跡但因  
事圖之使其機自發而 上不疑也

夏允彝曰故卜一事錢謙益必欲首推而溫體仁首發  
難端與滿朝為仇勢不得不自結於 上前救一人爭  
一事 上彌信其公忠而天下元氣凋殘盡矣其操守  
亦能自勵故 上始終敬信之然與盧杞之清忠強介  
固其倫也周延儒再出頗反溫之所為而操守濫甚敗  
壞國事實任兩人而實東林過激以致此遂至天下左  
衽痛哉

唐大章曰體仁之入相以摘發錢謙益浙闈賄中故進  
始已不清矣值聖明英發憤廷臣之苞苴止狀力行搜  
剔體仁以殘刻輔之圓扉之內候訊追比纍、趾相屬  
者千餘人雖諸臣之自投法網亦盛世之不樂見也絲  
綸擬票一日之內定有數條議遣議配之章朝宁之章  
人、重足回視 神廟悠裕靈長之景真天際矣逢時  
蠱塞揆地之德固未光弘隆兩朝一奪一予亦未得通  
論也

談遷曰烏程當國天下同舌而詆之曰權曰奸夫權則  
擅威福奸則專傾險 先帝能容之乎時尚嚴急彼亦  
慄、救過之不暇反因嚴急以固主心深械密機伺隙  
下石自佐政以來緹騎四出邊徼潢池無月不警漫無  
一畫彼直以墨吏饑氓債將羸卒膜外寘之惟修却鉤  
黨之是慮知道路側目勢不得中苞苴而冢監門客亦  
不為馮子都董庭蘭之污蹟故日以權奸不受也即  
主上亦不為信也其後且興之汰并研之鄙師烏程而  
過之而釁自烏程始神州陸沉誠擢髮不足數其罪也  
吏部推閣員劉宇亮丘瑜傅冠李建泰姜逢元黃道周王

鐸方逢年蔣德璟田唯嘉高周祚

巳酉都督 虎大威為總兵官鎮守山西

戊午劉澤清進太子少師左都督

吏部再推閣員如前益以顧錫疇姚明恭

庚申故刑部尚書馮英以輕擬鄭鄆戍邊

辛酉予故禮部尚書董其昌祭葬贈太子太傅

壬戌故 郭永固贈光祿寺少卿

甲子考選各官丁允元王都為戶禮科給事中劉希伯為

南京 道御史

丁卯寇犯廬州佯攻城陰趨全椒六合

安南都統使黎維祺入貢

山東河南大蝗蔽野斷青民大饑

七月卯朔劉宇亮改吏部左侍郎攝右侍郎事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張福臻劉澤深為兵部右侍郎添設

巳巳陳睿謨為右副都御史提督偏沅軍務巡撫湖南湖

北史可法為右僉都御史協理剿寇軍務巡撫安廬池太

兼轄光蘄固始廣濟黃梅德化湖口等縣時創設皖撫議

募兵萬人餉金二十三萬有奇

太監高起潛言前屯劉松生女面在於項耳尖臂毛手足不全

太監曹化淳并蔭至左都督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

丁亥寇陷六合圍天長

辛卯刑部右侍郎朱大啟致仕

戶科給事中辜朝薦、故禮部右侍郎陳子壯故禮科給

事中魏呈潤 上責其濫舉

余城為南京太僕寺卿

左春坊左諭德黃道周回奏并救鄭鄮 上不問吏部

主事熊文舉言道周清直博聞且備顧問不聽

是月河南寇自潼關犯陝州餘分掠永寧鄭西浙川南陽

上蔡西華

八月丙子禮太監王之心提督東廠

己亥長興朱國賓訐奏朱謙為長興朱汝器子非故大學

士朱國楨子以國楨子中書舍人紳受賄鬻其蔭也章下

所司

建市西虜馬

戊申寇入鳳陽掠械器而出渡河分往河南泗州

內丘王放鐘詣闕乞恩且請朝以越閔違制責之送會同館

都督王忠成逸

已酉寇掠虹縣睢寧

吏部左侍郎劉宇亮為禮部尚書兼左僉都御史薛國觀為禮部左侍郎俱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工部

員外郎駱方壘謫外方壘言

皇上親擒魏忠

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闊鑒者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況人臣感激聖恩尚知報答何論內外皆可

自盡每見廷臣處地懸絕情多未達更不若宮庭誓御果能勿欺自矢名節自修効忠更易造福倍弘矧茲內臣徼此曠遇亦孰不欲捐棄踵項以酬我皇上者哉 皇上善

用中官故中官可為 皇上用然則以前用中官覆轍皆

可不必鯁、為 皇工過計也刑科給事中何楷啟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故請之 上手改降三級謫江西

按察使照磨

癸丑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就學許之擇明年二月七日

丙辰先是南京吏科給事中曹景參極言去輔溫體仁耿

介孤行苞苴不入工科給事中傅元初劾景參巧言黨奸  
李夢辰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党崇雅為太僕寺少  
卿轄京營工科給事中劉日俊言夢辰欺君陷友公論不  
平

戊午吏部前推閣員及左副都御史袁鯨上林苑監丞孫  
三杰劾鯨方魏忠賢時以御史加太僕寺卿近又附温體  
仁

庚申 上登正陽門閱城徧視雉堞樓櫓總督京營成國  
公朱純臣協理京營戎政陸兗學以營兵屯宣武門外

上善之召登西南城樓觴之三并金爵賜之

辛酉閱外城以南城薄議培之命內官監太監丁紹呂馬  
光忻總理分築濬大濠於五里外壞冢墓止築工未竟而  
止東西北無城不之問

癸亥前常熟張漢儒等訐奏錢謙益瞿式耜也謙益下刑  
部獄幾死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司禮太監曹化淳  
出王安門憤其冤發漢儒等陰謀立枷死

甲子修天津通州城

九月卯張獻忠東掠儀真揚州告急命督理太監劉元斌盧

九德選勇衛營萬人往  
駙馬都尉齊贊元奏工部尚書劉遵憲不給瑞安長公主  
墳價上以墳價常候旨頒給不問

大學士劉宇亮薛國觀入直

戊辰壽寧大長公主薨

己巳閩寧太監高起潛言建謀內犯有奸謀四五十人

衣髮如漢專探內地

庚午章光岳劉之鳳為刑部左右侍郎常道立為右副都

御史巡撫河南

刑科給事中王都參章光岳官通政許逆案疏辨封進又  
行人水陸御史時請吏部以逆案枉者一一臚告吏部

覆光岳引逸佳胤免議都遂糾尚書田唯嘉當王永光借

題邊才引用匪人之日唯嘉爭先應募即薦楊維垣賈繼

春而光岳遂薦呂純如霍維華傅概徐揚先虞廷陸葉天

陞賴聖明獨斷有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薦用戒何政體而

後群奸屏息夫唐世濟應喜臣薦一人而被逮則薦二人

薦六人為何如也明日召廷臣示疏唯嘉諭以秉公盡職

母辨



辛未兵科給事中錢增言建漸駐瀋陽貪內地財物防  
邊之局不止防秋已已入犯非陰冬乎防海之局不止防  
一登萊今已蹂朝鮮保毋勾倭乘風四掠乎彼以海為虛聲  
而或憐我各邊之城守彼以邊為實着而或乘我沿海之  
疎虞所謂必防其隙也

癸酉累叙寧夏功洪承疇廕錦衣衛千戶故總督楊鶴贈  
太子少傅故總兵賀虎臣贈都督同知馬化龍贈太子太  
傅餘陞賚有差

庚辰叙禁旅功進陸完學太子太師餘陞賞有差

兵科給事中孫晉以禁旅出剿專請大臣督師不許

乙酉左副都御史袁鯨免

戊子董羽宸為左副都御史徐鑛為左僉都御史張紹先  
為通政使

辛卯戶科給事中葛樞以熹廟實錄十年未竣因劾副  
總裁禮部右侍郎朱繼祚前預修三朝要典公論不容去  
輔溫體仁引入上不問時神廟實錄成俟熹錄并

進

癸巳李自成陷寧羗州

孟國祚范復粹為大理寺左右少卿  
故 程紹贈工部尚書予祭葬

是月中旬每晨莫天色赤黃名曰日空主兵  
十朔申季自成自七盤關入西川初自成攻漢中總兵曹變  
較兵從雞頭關夜入漢中賊固覺也翼日守陴寂然誘賊  
至城倏樹幟發砲矢石交下賊策馬而逃曹兵踴躍殺出  
射自成馬死裸身涉水而去

丁酉寇入四川朝天關

戊戌倪成章為尚賢司卿

寇屯廣元

己亥寇入二郎關

壬寅陷昭仁壑江

癸卯犯劍門關

甲辰陷劍州

乙巳陷梓潼黎雅將羅于莘敗賊於廣元賊自梓潼分  
為三一走潼川一趨綿州一入江油遂陷彰明鹽亭諸縣  
戊申寇入趨綿州江油 薄成都巡撫王維章次保寧  
不援

己酉先是故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三代贈誥呈覽未  
下遽登輒命中使取入越日誥誥文褒崇踰體誰所撰則  
日講官許士柔及攀龍子刑部主事世學蓋誥勅  
文呈覽既下始登輒又贈誥出中書舍人世學以曾經覽  
預登之命責中書科泄稿署印中書舍人王重對以近例  
命降級士柔世學重並降贈誥竟寢後科給事中何楷  
引萬曆時兵部尚書王崇古誥誤例以請得補給  
宋賢為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張第元為  
太常寺少卿

庚戌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劾南京兵科給事中荆可棟  
婪虐命逮之

李自成逼成都土寇附之巡撫王維章畏賊不出戰

甲寅備東宮官屬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姜逢元詹事姚明  
恭少詹事王鐸國子祭酒屈可伸侍班禮部右侍郎方逢  
年右諭德項煜翰林脩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楊廷麟林  
增志直講讀編修胡守恒檢討楊士聰校書制勅房尚書  
司卿兼司經局正字朱國詔禮部郎中兼司經局正字黃  
應恩侍書故事校書非詞林時元臣張至發未諳掌故也

越數日項煜楊廷麟各先後讓左諭德黃道周閣揭謂道  
周意見不無少偏近日疏三罪四耻七不如有如鄭鄭  
等語夫義倫杖母明旨煌、鄭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  
為元良輔導乎刑科給事中馮元飈薦黃道周忠足以動  
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  
失也

丙辰賊焚郟縣

起顧錫疇禮部右侍郎

故

龔茂華贈湖廣按察僉事

十一月朔

己巳夜太白在析木宮尾宿初度七十三分

己卯夜木火二星同亢宿

庚辰夜月食諭群臣修省求直言

徐石麒為應天府丞

司禮署印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太監李明哲提督五軍  
營杜勳提督神樞營閔思印提督神機營孫茂霖分守薊

鎮中西三協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庚寅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限剿寇之期令陝西巡撫斷商  
南維南鄖陽巡撫斷鄂西湖廣巡撫斷常德黃州安慶巡  
撫斷英山六安鳳陽巡撫斷穎毫應天巡撫仍堵潛山大  
湖江西巡撫堵黃梅廣濟山東巡撫堵徐宿山西巡撫堵  
陝州靈寶保定巡撫扼渡延津一帶然總理熊文燦提邊  
兵太監劉元斌等提禁旅河南巡撫率左良玉陳永福等  
兵合剿中原從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高周祚言各御史差規原有定序先中

差後大差先舊官後新官大不再大中不再中兩京大差  
及各掌道俱俟兩差之後此向例也近差多人少未免以  
差待人於是新一舊惟視差定而先中後大與中大間  
差之例遂不能拘前任都御史奉諭申飭七年定例今欲  
法歸畫一如依中大不再之例雖均勞逸第恐人不遇差  
則以人候差一不遇人又懸差候人若提後置前又人情  
不平夫莫非王事何論中大宜仍新一舊凡差以到任  
一年為準序到即注其報代遲速或有徇情游移槩置不  
問業奉旨允行臣竊謂差不論中大似矣然南北兩京畿

三提學及京營順天巡按名曰老差斷不宜新人必資深  
滿三差或經大差方勝此任仍照七年定例任滿日任差  
但摘京畿等七差坐舊其餘統中大而一之向謂北人不  
閩廣南人不三邊槩不必問上從之  
癸巳魁陷靈壁

甲午土水二星同 度水星在南五度四十三分占曰敵  
勢縱橫將權未一

是月安慶保舉諸生蔣臣言閣臣張至發孔貞運會試錄  
文沮抑辟薦請閣臣自簡舉改正毋壞祖制又輯皇明薦  
舉攷皆寶訓諸書採集成帙通政司使張紹先等以疏上  
其薦舉考事繫陳言候命封進有旨寶訓稱繫陳言殊欠  
敬慎議處紹先等原書封進

張自烈曰攷六書陳音臣列也尚書微子我祖底遂陳  
於上是也又乂也盤庚失於政陳於茲是也又舊粟也  
詩我取其陳是也又敷告也孟子陳善閉邪史記箕子  
以洪範陳之是也又祖訓云官員士庶人等上書陳言  
大臣才德政事者要鞠問情由又大明律云內外大小  
官員許令明白條陳所謂陳言條陳猶陳<sup>敷</sup>奏陳之類非

陳腐等語明甚嚮令通政曰書繫陳言則是陳腐之陳  
忽玩寶訓且坐不敬今但曰事繫陳言則專屬蔣臣上  
書而言與敷陳條陳蓋同語義甚明閣臣一覽而知若  
之何妄指條陳為陳腐也或曰閣臣忌蔣臣攻已因遷  
怒通政明知不可欺天下姑以為絀通政耳

肝心未朔日食占曰日食丑鎮星會馬月孛計都躔馬主江

淮水土之災東夷君長之變

辛丑戶科給事中丁允元劾大學士賀逢聖凡疏揭輒驕  
人謂我為之專事口角輔理當不若是如汪應龍宵人而

逢聖曾推之高攀龍左光斗業蒙聖鑒則又斥之是非顛

倒如此上不憚謫福建按察司照磨

癸卯召閣部於文華殿以憲綱書授吏部尚書田唯嘉命  
申飭永遵

乙巳戴東旻為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初兵部欲裁鄖撫  
兵科都給事中凌義渠爭之

命洪承疇合孫傳庭并剿河南魁

吏科給事中劉含輝言秦中開採非便不聽

太監謝文舉分守昌平宣府

丙午起王一中光祿寺卿

戊申黃道周黃錦為少詹事錦清理錄黃

起方孔炤南京尚寶司卿

辛亥都察院左都御史商周祚言責成巡方四事民心宜  
固備禦宜飭欽駐宜酌營委宜禁從之

癸丑罷禮部尚書姜逢元兵部尚書王業浩先是吏科給  
事中陳啟新疏論考選有旨指其實又進吏部訪冊而逢  
元業浩獨圈多上嫌其濫啟新遂叅涇縣知縣尹民興  
江都知縣顏胤浩及湖州知府陸自嶽俱降

乙卯陳演為國子祭酒王錫萊為南京國子祭酒孟國祚  
為太僕寺卿

戊午中書舍人陳龍正鑄二級降南京國子監丞去年龍  
正分考北場借行人胡江擬題一帙後貢士胡維孚磨勘  
除名江降副考閔仲儼降右贊善又陳啟新劾  
解元馬之驪主考黃起有奏辨吏科無衡文之責啟  
新非能文之人上塗吏科句謂數字不雅罰馬之驪四

科  
思明州人黃日章等殺土官黃國鼎



辛酉進外戚田弘遇太子太保左都督

壬戌改太監鄭良輔內直以馬雲程總理京城巡捕

甲子起林欲揖仍禮部尚書劉之鳳張承詔為刑部左右

侍郎惠世揚為南京大理寺卿

是年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盧象昇

上言剿寇需兵用兵需餉此恒理也乃今日兵少而寇多

兵饑而寇飽兵勞而寇佚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愈剿愈繁

生靈塗炭已甚事至此不得不用權宜矣臣有阻寇疑寇

亂寇之法一立寨圍築濠塹以阻寇、奔徑道雖多每州

縣遠近必由之路近山險則立寨村落則聚團寨必有泉

可汲并擇其峻隘圍必大村鎮圍深濠布密箐築牛馬墻

其近圍路徑以荆棘樹枝木石壘斷張毒弩於內是謂阻

寇一挑鄉勇設游兵以疑寇、每股雖號數萬婦女老弱

半馬不過恃積強之勢以拒官兵擁衆依山伺我遠近悉

我虛實疲我師徒有法焉募鄉民勇敢者有司時犒賞鼓

厲使其父母妻子安置寨圍或遠避他所止留敢死百餘

輩多則數百輩各持棍斧長槍短刀於高山深林偵寇來

往多則避之少則阻擊夜則啣枚匍匐或劫營或竊馬騾

是謂疑寇一收資糧歛頭畜以饑寇一依山為橫因食於  
民官兵追逐衆寡勞佚饑飽之數相懸豈能必勝有法焉  
各有司單騎徧歷鄉村凡近城三十里鄉民亟以糧穀皆  
財入城三十里外或運山寨或入大村聚團固守牛羊馬  
騾雞畜等多收歛使無所掠如資糧供寇軍法重治是謂  
饑寇上是之俱空言無補

聖